

90年代的“天之骄子”



我们是正在思索和成长中的少女，我们喜欢对世界激起生命的全部美丽和灵光，哪怕这种生命之光在茫茫宇宙里稍纵即逝。

但愿我们的生命既是如夏花之绚烂，也是如秋叶之静美。

小 思 著

大一女生

花城出版社



小 思著

大一女生

花城出版社

大一女生

小 思 著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广 东 惠 阳 印 刷 厂 印 刷

(惠州市南坛西路 17 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25 印张 1 插页 230,000 字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7-5360-2131-3

I·1835 定价:13.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大 一 女 生



高考，人生最关键的一步。

考场如战场，狭路相逢勇者胜。

杀出重围，挤过独木桥的，被称为“天之骄子”。

莫非风景那边独好？

落榜者未必不幸，“骄子”也有苦恼和悲伤。

大学亦如围城，在外面的想进去，在里面的……

ISBN7-5360-2131-3

I·1835 定价：13.80 元

我叫菱子。听人说，在我出生前父亲死了；在我出生的第二天，母亲也死了。

我一直跟祖母生活着，但她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她。她老诅咒是我妈克死了她的独生儿子。为这，我总恨恨地想，是父亲的抚恤金把我养大的，而不是她抚养我成人的。

我过了八岁才上小学，因为祖母很少管我。她只忙着念经拜佛，卖她的香纸香烛，根本没记着我的入学年龄。二年级时与一个男生打架，头发被他抓下一缕，但同时他的头也被我用石头打破了。家长老师怒气冲冲跑到我家里，祖母还不知出什么事，待问清了他们登门拜访的目的，便用手指指空空的家，然后从衣襟里抓出一把硬币。他们最终毫无办法，愤然作罢。他们走后，祖母既没骂我也没打我。

我想我是聪明的。小学五年我觉得得到最多的是玩；但是我却毫无理由地成了那座小学里为数不多的直升市重点初中的学生之一，虽然我所在的市无非是小得如座城堡一样。

之后我又直升高中。

初一到高三照例玩，照例看小说，我同时使用三个借书证，已记不清自己究竟看完了多少小说；我只清楚地记得中学六年中几乎每个周日我都是在图书馆里泡过来的。除了小说，我还喜欢诗词散文，宗教艺术，戏剧影视。我相信，我所受到的绝大部分的



教育不是来自家庭，不是来自老师，而是来自那一摞一摞的书。

高考了，我超过了分数线几分，但没录取。后来我知道我填报的学校及专业录取了另一个学生——虽然成绩没我高，但他是银行行长的儿子。

我没说一句话。我拿了祖母四处拼凑的 800 元钱进了一个补习班，以后的一年里，吃睡学习将全在这儿。临走之前，我放下肩头那瘦瘦的行李包，给老祖母完完整整磕了三个响头。

我明白了什么叫做“学习”。我也真正地做到了“学习”，一年后我以全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南方一座外国语学院，学德语。

我们寝室一共六个人，分别来自六个省。

当我入校报到时，其他五人都早已到达了。坐三十来个小时的火车，我疲倦不堪，是寝室里一个来自山西的女孩和一个来自东北的女孩把我迎进“家”的。

“噢——你终于来了，我们早就在等你了！”一进门，一个火红的身影就热情地嚷嚷开了。她想接过我身上的背包，但本就不多的两个行李早已被小江西和小东北扛在身上，她于是就摘下了我右肩上的布包，其实那里面只是一些车上用的牙膏牙刷毛巾等用品。

我冲她笑笑。她一头挺黑的披肩发吸引了我，那真是很迷人。眼不大，眉毛黑黑地扬上去；身材适中，服饰鲜艳，让人觉得她是很典型的来自大城市的又自信又热情的那类女孩。

我又环视这个新家：挺整洁，挺干净，但最让我高兴的是很明亮。这真好，我就喜欢明亮。我把行李放在自己的床铺上。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顾京，北京来的。你呢？”

“浙江，菱子。”我太累了，只能简短地说。

“噢，这名字真好听！给人感觉就是江南的采菱女！”她兴致勃勃地接着问，“姓什么呢？”

“没姓。”

“没姓！”她大惊，眼睛睁得圆圆的，“这真怪！”



这有什么怪？二十年前妈妈在病床上奄奄一息地看了我一眼，那是第一眼看我也是最后一眼看我，然后闭了眼微笑地轻说：“就叫她菱子吧，菱子——”有两颗像珍珠一样的清泪掩藏在她长长的睫毛下，后来许多人都说我的名字好听，但他们都不明白我会有这样一个名字，其实我也不明白；我就猜想：是不是妈妈年青时就是名采菱女，是不是妈妈经常与爸爸去湖边散步看菱花？或者爸爸答应过妈妈哪一天去采菱，但那一天随着他的一去不复返也就永远不会再来了？……

好了，真不该想得这么多，今天是我上大学的第一天啊！

“她是她自个儿来的！”东北女孩童无忌见我说话了，便用手指指我，骄傲地向寝室其他人宣布。

“你自己一个人来的？！”顾京又一次大呼小叫，“你爸妈没送你？天啊！你真勇敢啊！”

我淡然一笑。就算不勇敢也得变得勇敢，这是现实逼我的，何况，这种“勇敢”对我早已不陌生了。

我开始整理床铺。顾京的床位就在我的上面，当我把我不多的几套衣服和珍贵的几本书从包里取出来时，她已吱吱嘎嘎爬上了上铺。这时，无忌走到我身边对我说，她帮我打好了热水，放在水房里，叫我赶紧洗个热水澡。

我感激地冲她笑笑，这个家真好啊！家里那“家”又冷又清，补习班那“家”又清又冷，但是这儿……真暖！我想。但我还没来得及说声谢谢，因为在我犹豫着是否说声“谢”字时——平常我对人的感激总存在心里而很少放在嘴上的——她又去水房了。

我冲了凉，接着整理好了衣服和书本，然后就坐在床边听她们谈话，谈话中知道了山西的女孩筱筠原来是我的半个老乡：她祖籍浙江。那真怪不得了她那适巧的身材，细细的眉毛，柔柔的眼睛——要不然，山西怎会有这般江南化的眉清目秀的姑娘？另



外还有两个室友，一个是来自湖南的胖胖的女孩，叫罗湘湘。还有一个来自本省，修长苗条，看上去很聪慧，很灵巧，她叫宁歌。

“我们寝室的女孩都挺好的，”无忌坐在我旁边，笑着对我说。我也冲她笑笑，想对她说什么，但又终于没说。“对了，我还不知道你哪年出生的——不过，就算不问这个，寝室的大姐我也是当定了，”她指了指周围的同学。“她们都才17岁，我18了。”

“19岁。”我轻轻地说。

“19？”她不信，惊异地打量着我小小的身子，“完全只有17岁啊！”

我对自己怜笑：是的，每个初相识的人看我又瘦又小的模样都会对我说，你只有17岁，但是每个相处已久的人都会知道，我的心境已远远超出了19岁……

“我入学晚，而且……我补习过。”顿了顿后，我冰冰凉凉地轻声说道，随即脸上毫无表情。补习，补习——我想起了那个银行行长的儿子，想起了补习时候那冰冰凉的夜；想起了白天蜷伏着死功用功而晚上才愿露面在街上的那群补习生；想起了昏昏灯光下倦倦的毫无生机的身影……

“噢，”她除了说这一个字外，似乎不知还能说些什么。寝室其他同学一时也没作声。

“我不愿别人问及我的年龄。它除了给我自卑外还是自卑。”我心中的一个声音透着苍凉和无奈，它紧紧旋绕在沉默的空中，令我压抑，使我窒闷；然而我的脸上却在那时挂了个并不算难看的笑——当然，也绝不好看。

……

“你喜欢文学吧？”无忌转了个话题。

“噢，你怎么知道？”我脸色自然了好多。

“我看了你的入学分，你的语文很棒啊！”

是的，我的语文确实让我的所有语文老师欣赏，也让自己骄



傲。从小学到高中，每次作文竞赛及各类知识竞赛，我的名字总是在获奖榜上一路挂过去，毫无让人商量的余地。

“你最喜欢写什么文章？”

“田园山水。”

“听辅导员说，我们学院有很多协会，其中有文学的，到时就你有用武之地了。”她热心地给我介绍。

“我只想自己写，不加入任何协会。”

她一时有点尴尬，然后不说话了。

我有点后悔。是的，我如今讲话越来越冲，是一年补习的原因吗？或者根本原因是从出生到上学为止，我的启蒙教育一直混沌沌，所以没有礼节修养？

我很想对她说声对不起，但又总张不了口；如同我的感激之情一样，我的负疚与歉意也总存在心里而很少表露。我轻轻地扫视着她：她的脸是黑红色的，那是东北姑娘健康的黑红；眼睛很善良，很温柔，很纯朴；嘴唇却有点受委屈似地抿着……她感受到我在打量她，于是也看了我一眼；我冲她微笑，她也友好地笑了，她一定从我的微笑中知道了我的歉意，我相信。她真善解人意啊。

我和无忌谈着话时，我头顶上的床铺木板一直在晃动，也一直在唱歌。我忍不住站起来往顾京的床铺看个明白：原来她还在收拾衣服。她的衣服真多啊，墙壁上挂着，床上堆着，箱里放着……

“抱歉，抱歉，”她一迭连声地说，边说边折一条粉红色的裙子。“东西太多了，我整理了一个下午……唉，以前这些都是我妈妈帮我干的。”

我没说话，只把眼睛转向墙上的几套衣服，我知道那布料肯定是很好的，但更引我注意的是那漂亮的款式。

我爱漂亮的年龄是我13岁念初一时，但祖母从不会给我买衣



服，于是我就在一个朋友那儿用两个星期天的时间学会了缝纫。我喜欢自己设计服装，常常在布摊上花上几个月积下的零用钱买一块布，然后在缝纫机上忙半天。我知道衣服不在于多，只在于精巧。我买不起好布料，于是在式样与做工上下工夫。我曾用10元钱买两块布自己做了两条精精致致的短裙子，穿了三个夏季，惹得班里女同学羡慕死。而今这两条小裙子已被我带到大学里。但最让我得意的还当数压在箱底的一条长裙。裙子是丁安然的姐姐丁无恙——安然是我中学六年里很要好也是唯一的朋友——送给我的；那日去安然家玩，无恙看着我的小裙子，皱皱眉说，全国重点外语学院的学生怎么是这个孩子模样的！然后就从箱中挑出一条淡紫色长裙子给我——“长裙飘逸，老成，你拿去穿吧，别跟我客气，你知道我许多裙子不穿也要发霉的！”我便没再客气，因为她是安然的姐姐，不然我极不愿接受别人的礼物，不，不是礼物，是施舍。可裙子太时髦，也太sex，后来我灵机一动，剪下两只长袖，做成了几朵花，钉在低低的领口上，弥补了领子的不足，接着又修改了一下残缺的袖子，用两只漂亮的蝴蝶结固定住；行了，裙子又漂亮又飘逸。第二天我穿着这条唯一的长裙去安然家，安然和无恙全都瞪大了眼，那时，我觉得无恙有点后悔把这裙子送给我了呢！……

我静静注视着那漂亮的衣服，好久没出声。我并不是羡慕她，更不是羡慕她的衣服——如果这也需要羡慕的话，我二十年都该是在羡慕别人中过来的。我十来年中所看过的书，其中的诸多道理足够能让我明晓：对于自己没有而别人有的，比羡慕更高明的是自立。我想，以那衣服为借鉴，我完全可以设计出更漂亮的。

新生明天就要正式上课，许多陪送的家长被告知，最迟要在今天下午离开学院。

寝室里一片阴沉。是啊，除我之外的所有人，她们不是被父

母就是被亲友送来的，如今亲人却不得不撇下她们回去，对于个个都是第一次离家出远门的女孩，这简直是生离死别啊！

顾京的双眼从上午送走她父母后一直是红红的，她没吃午饭，也不想吃晚饭，原来快快活活的她一下子忧郁下来了。童无忌帮她打来饭菜，但她一动不动。天暗下来了，并下起了濛濛细雨，一声声敲在屋顶上、树叶上，滴滴如离人泪，真是更让人愁上添苦。

“大家想想高兴的事吧。”无忌说，“也许这样会好过一些的。”

没人说话，个个闷着头。

我抬头看了她一眼，她正苦着脸望望这个，又望望那个。我决定帮她打破这僵局。

“这样吧，从我开始，每人讲一件自己觉得最开心最幸福的事，讲出来能让大家发笑就有奖！”

但我很快发现我的建议太蠢了。一个个都这样闷闷沉沉的，谁讲得出开心事？就算我，唯一不经历这种“生离死别”的我，可以讲出一件快乐的事，但能让她们发笑吗？

可事实比我预料的还要糟，因为我的建议不仅没让人发笑，反而引起全寝室大痛哭。因为在轮到顾京时，她说她最感幸福的事是爸爸妈妈与她在儿童公园里坐飞机，在商店里给她买衣服，在她上学时往书包里放奶油蛋糕，在她上床睡觉时爸妈都给她一个亲吻……没说完，这颗父母的掌上明珠便呜呜咽咽了：“爸爸，妈妈，呜……”

这简直是条导火线！一经点燃，寝室里霎时全都呜咽一片。我束手无策地坐在那儿，不由得目瞪口呆。

好会儿后，我绞了几条毛巾分别递给她们：“别哭了，啊！”我用手碰碰她们的肩。但是哭声终于越来越大，最后有的简直是放声大哭了。

我放弃了徒劳的劝阻。我知道哭也该是种解脱了，只要能使她们心情舒畅些，就哭吧，痛快地哭吧！可是我自己却怎么也哭

不出来，我没有像她们那样能放声痛哭的理由，而且，我不喜欢哭，更不喜欢当众而泣。

我在寝室里站了片刻，那一时间我真想也能挤出两行泪，因为这处境太尴尬了，我简直是个被排斥的局外人。于是，我就试图通过想象来给自己制造点伤感：我想象妈妈在我考上大学时没给我梳头发，没给我缝衣服，没给我送行，没给我……我还想象着我从小到现在，爸妈从没带我去过一次公园，没往我的书包里放一块蛋糕，更没在我睡觉时轻轻地亲我……可惜，我绞尽脑汁想尽了这些本是最伤感的事，心中还是没有一丝伤感。甚至，当我愈一心想流出眼泪结果却愈加无动于衷时，竟反而觉得有点好笑。这些想象都是多么地遥远而又不真实！当我刚上学时，看见同班的同学来回都有父母接送，而我什么也没有，何止没有，而且连他的面都根本没见过，那时我确实哭过、闹过；但经历得太多了——升初中、高中，假日去公园，逛街，毕业典礼，家长大会……其他同学都有父母在身边，但我每次难道不都是孤单一人？我也再不会为下雨下雪天没人给我送伞送衣而流泪。我知道了，我的孤单与他们的团聚是一样普通平凡的——于是这种遭遇实在已称不上遭遇。那么，今天我单身一人远门求学不又是与平常无二？我又何能挤得出眼泪来？

到学校熄灯的时候了，寝室大痛哭终于有了尾声。我松了口气，听着她们窸窸窣窣上床的声音，摇头对自己说：今晚这样的处境真让我难忘，或许，人活得太强真的并不好。

寝室里黑乎乎地极静极静。有人已传出了轻微的鼾声；我拥着一床毛巾被，睁大眼睛，怎么也睡不着。奇怪，本来我的睡眠状况一向是很好的啊，但是现在，我的脑袋里灌满了许多东西，东突西撞地让我没一刻安宁。翻了好几个身，似乎听得远处有几声火车鸣声，还有沙沙的风声。然后模模糊糊也不知究竟是否真睡了……



我觉得我正在烟花三月的江南，春雨浇得田野一片碧绿。溪边那石铺的小路湿湿的，清清爽爽的，天地间笼罩着一种醉人的清香；有雨丝飘在我的头上，我轻轻走在那石径上，缓缓走向一个正绽着一朵朵嫩菱叶的湖塘。

我静静站在那儿，出神地望着布满小小涟漪的湖面，没持伞。

我突然觉得那清清的湖水泛起了波澜，嫩嫩的菱叶随着一荡一荡的水面在轻轻舞蹈。我正愣愣地看着，却发现有个女子恍若仙子般已亭亭地站立在朵朵菱叶上。哦，她是谁啊？她怎么这么熟悉？

那女子有一头飘柔的长发，垂至脚边；雪白的细腻的额头，乌黑的明亮的双眼；白衣绿裙，袅袅娜娜。

“菱子，我的菱子——”她冲我轻轻招手了。

哦，那是我的妈妈，我的妈妈！

我伸出双手狂呼：“妈妈，快来，妈妈，快来！”

但她只在水中央冲我轻轻招手：“菱子，菱子——”

我快急得要跳到湖里去了，“妈——”我哭喊道，“你为什么不送我上大学？我们寝室里就我一个人没人送，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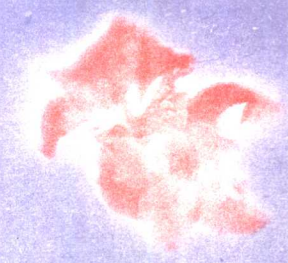
“妈，你过来，你快过来啊，我要你！”我急得泪流满面，“我要你带我去公园，我要你在我的书包里放一块蛋糕，我要你在我睡觉时亲我一下……妈妈，快来啊，我只要一次，一次就满足了，妈妈，答应我……”

然而，水中央的妈妈已开始缓缓下沉，水慢慢淹上了她的脚，她的腿，她的腰……

“菱子，我的菱子，你要好好学习，妈妈要走了，妈妈还要找你爸爸……菱子，我的可怜的菱子，妈妈会每天想你的……”

“咕咕咕”一串水泡从她被淹没的头顶上冒出。湖面恢复了平静，有几朵嫩菱漂向我的妈妈曾站立过的地方。

“妈妈啊——”我颤抖地呼唤一声，随即跟着纵身跳进了那碧



绿的湖，清冷的水浸上了我的脸庞。

.....

我醒了，我发现枕巾已被湿了一大片，脸庞压着它，冰凉冰凉。

寝室里仍然很黑，极静极静，除了偶尔几声被压得很低很低的呜咽声.....



第一次上大学课程无疑是很激动的，但更激动的是两节课后的课间休息时间。那时，刚打下课铃，同班的几个女生还有几个男生便如风一般急急地往信箱跑。

我站在栏杆边，静望着教学楼前面一整排的芭蕉树。昨天刚下了雨，芭蕉叶都水灵灵的清绿清绿的。我突然想起一首词：“一片春愁待酒浇，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秋娘渡与秦娘桥，风又飘飘，雨又潇潇。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笙调，心字香烧。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想罢，不禁笑了，笑自己联想得阴差阳错——何来“春愁”，也何来“桥渡”，更何来“客袍”？！一个孤儿，当从小到大都是孤孤单单在世上东闯西荡时，那么她的一生既全是“客”又全非“客”了。

顾京突然站在我面前，两手掩在背后，脸上带着一心想捉弄人的笑容：“快说，你拿什么来换信？”

信？有我的信？

我哂然；从小到大向来少有信。是啊，谁给我写信？远在他乡，其他人可以盼望等待家书，但我永远也不会有家书；再说，我交友一向挑剔，只要有一点不情投意合，我就难以与她接近。安然说我太追求完美，也许她是对的。但我想我已经不完美了，再不追求完美还行吗？

顾京见我一脸淡然，不禁有点扫兴。但她还是颇有意味地冲



我扮了个鬼脸——“信来得好快啊——而且不是家书！”说着把一封厚厚的信递给我。

是安然的么？

不，信是北京来的，是他的！

我不知怎么介绍他。我只能这么说——他是与我同班三年的同学，坐我旁边，是老师的宝贝。这是真的，他考试很少会是全校第二名的。高中毕业，他顺利地考入北京的一所重点外语学院。在校时，我确实佩服过他那漂漂亮亮的成绩，但毕业后便似乎什么都没了，直至一天，我在补习班里很意外地收到了他的一封信。信写得很含蓄，抒了三四页的三年同窗之情，重复了几次“那时的日子多美好”。我一笑，我不想让任何人影响我在补习这一年的情绪——我想我对这一年是孤注一掷的，成则一切都成，败则一切都败，但我绝不允许自己败。后来他又来了几次信，介绍北京的几所外语学院，鼓励我报考它们，并寄来了厚厚的英语参考书。我回信表示了谢意，虽然一封信才四五十字，但确是我的真诚的感激。

再后来，是元旦了，他又寄来了书。其实我已不需要参考书，带着点烦厌之情打开包裹，我愣了——也被深深地感动了：包裹里是两本精装的英文版及中文版《简爱》。

没有人能确切说得对我对《简爱》的偏爱之情，从小学看连环画，初三看中文译本，高二看英文简写本，每次我都被深深感动并久久沉溺于其中的角色之中。简爱，渴望爱、渴望自由、渴望幸福的简爱，每一次看她，总觉得她就坐在我旁边，近在咫尺，容貌栩栩如生，声音真真切切。对着里德太太，她的眼睛里闪烁着激动的、反抗的光——

“我是不骗人的，我要是骗人，我就该说我爱你了；可是我声明，我不爱你，除掉约翰·里德之外，世界上我最恨的人就是你……”这是她对里德太太的怒吼。